

《長阿含經》多義詞演變發展之研究

釋修暢

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班二年級

摘要

本文研究旨在考察《長阿含經》多義詞在歷時詞語序列中的變化，及詞義演變的方式，並歸結出其規律性。往上溯源至東漢佛典，乃至先秦典籍；往下延申至東晉佛典，對其歷時演變之概況作一描述、分析。從而理出義位的歷時層次，接著考察詞義演變的方式，進而歸納詞義引申的六個特點。

《長阿含經》三個義位以上的詞為數不多，却極其重要。本文從《長阿含經》的多義詞之中，選取幾個具代表性的多義詞作一詳盡的分析，並歸結出詞義演變的方式。「因緣」共六個義位，但以「原因」、「緣起義」為核心用語，可見「因緣」具有一般用詞及佛典專用詞二類。「分別」共七個義位，以「明瞭，瞭解」為主要核心義位，次為「解說」、「一一，各別」。「瞻視」共六個義位，佛經之中除了沿用「觀看」這個義位之外，另外又引申新義位，如「照顧」、「看護」等佛經獨有的義項。「上下」共七個義位，其中以「上面和下面」為核心義位。「左右」共 6 個義位，主要核心義位為「附近、兩旁」、「身邊」、「侍從」。接著對這五個多義詞的引申過程作具體描寫。最後，總結歸納多義詞引申之六個特點：（一）由一般詞語向專業性術語轉化。（二）推尋引申，兩個詞義具有某種邏輯關係。（三）由主體向客體轉化。（四）部分與整體之間互轉化。（五）由上位概念向下位概念轉化。（六）借方位處所指代人。

本文透過歷時的縱貫面，考察《長阿含經》雙音詞的多義詞，此有助於對佛典的解讀，及對中古魏晉時期的雙音詞有深一層的認識，同時，提高佛典在漢語史的的意義。¹

關鍵詞：多義詞、詞義演變、義位、詞義引申

¹ 本文係從筆者碩士論文，整理為獨立篇章。

壹、前言

詞義演變是指詞的意義，包括理性意義和色彩意義，在歷時詞語序列中的變化。多義詞經演化，漸漸由本義演變出許多義項，由於一詞多義，詞義容易混淆，造成辨識上的困難，故本文以多義詞作為研究對象。一個詞含有幾個意義，就表示有幾個義位存在。但義位不等於義項，張志毅《詞滙語義學》：「不自由的語素義，在字詞典裏算是一個義項，但是不能稱為義位」²此乃說明詞典中每一詞語項下所列示的各種解釋稱作「義項」，但此「義項」必需是自由的，可以獨立運用，方稱為「義位」。多義詞即是語義聚合體，由各種相關詞義凝結而成，自身形成一個小系統。因此，研究詞義的演變即是考察詞位中義位之間的新生，消亡、豐化、簡化、易位、置換的種種現象。³

本文考察《長阿含經》⁴的多義詞，往上溯源至東漢佛典，乃至先秦典籍；往下延申至東晉佛典，對其歷時演變之概況作一描述、分析。從而理出義位的歷時層次，接著考察詞義演變的方式，進而總結詞義演變的一些規律。以下分二部分各別闡釋之，第一部分：《長阿含經》多詞義分布概況，第二部分：詞義演變發展，又分歷時演變和詞義演變方式。

貳、《長阿含經》多義詞分布之概況

詞義的發展過程中，一詞多義是必然的現象。這是隨著各時代人們認識的角度、深淺不同所造成，或者是為因應紛繁的萬事萬物的需求而所做的措

² 張志毅更進一步指出：「如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裏，「家」列出十二個義項，其中多半不是義位：④ 經營某種行業的人家或具有某種身分的人：農~|漁~|船~|車~|行~。⑤ 掌握某種專門學識或從事某種專門活動的人：專~|畫~|政治~|科學~|藝術~|社會活動~。⑥ 學術流派…⑦ 謙辭…⑧ 飼養的…⑨ 飼養後馴服。還有「家」的後綴義，也是義項，但不是義位。」見張志毅、張慶雲：《詞滙語義學》，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），頁16。

³ 詞義的新生、消亡、豐化、簡化、易位、置換在《詞滙語義學》裏說得十分清楚：「詞位中新產一個義位，即增加義位，也就是詞位的豐化，有人把它叫做詞義的擴大，這是不準確的說法。反之，詞位中一個義位消亡了，即減少義位，也就是詞位的簡化，有人把它叫做詞義的縮小，這也是不準確的說法。詞位中的義位易位，就是義位的主次（核心和非核心）位置變易，或常用、罕用的位置變易，有人把它叫做轉移，這也是不準確的說法。置換，就是詞位中的一個A義位被一個後產生的B義位代替了。」見張志毅、張慶雲：《詞滙語義學》，頁283。

⁴ 《長阿含經》共二十二卷，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（410 A.D.- 413 A.D.），於長安譯出。見《出三藏記集》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第55冊，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年），頁102。其翻譯之際，正當是與北方相對峙的東晉中、後期。

施，用已有的詞語指稱新的事物，此乃符合經濟原則。漢語是具有悠久歷史的語言，研究多義詞的發展變化更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考察《長阿含經》的雙音詞，其中單義詞佔大多數，雙義詞次之，對於從上古至中古只有一個義位的雙音詞來說，不存在詞義變化的問題；而對於只有二個義位的雙音詞，其詞義變化不大，容易識別。因此，二者不在本文研究的範圍之內。例：

①有山名雪山，縱廣五百由旬，深五百由旬，東西入海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16c⁵

②明目之士在上而觀，見諸行人東西南北，舉動所為皆悉見之。《長阿含經》T1/86b

③太子復勅御者嚴駕出遊，於其中路逢一死人。雜色繒幡前後導引，宗族親里悲號哭泣。《長阿含經》T/6c

④言語柔軟，舉動安詳，先起後坐，不失宜則。《長阿含經》T1/22b

⑤汝詣耆闍崛山，至世尊所，持我名字，禮世尊足，問訊世尊，起居輕利，遊步強耶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1a

⑥時，種德於伽伽池側作是念已，即便前行下車步進，至世尊所，問訊已，一面坐。《長阿含經》T1/96a

①至④例的「東西」、「哭泣」、「安詳」是單義詞，「東西」在《長阿含經》裏尚未引申出其它意義，而僅做方位詞之用。此外，還有「經過、顏色、出現、歡喜，測量、汙染、守護、供養、弘大、平等、召集、迫切、圍繞、饒益、言語、眉目、穢惡、清冷、紹繼、神通、自在、自殺、無上、出家」等等。其中「言語」，只有「說話」一義，「眉目」只有「眉和目」之義。⑤至⑥例「問訊」是二個義位的詞，一作「問候」，一作「向人合掌致敬」。其它還有「虛空、真實、清徹、長久」等等。

《長阿含經》三個義位以上的詞為數不多，却極其重要。此標幟著雙音詞在魏晉分化之情形，由此解釋一些語言現象。本文研究的主要重點，設定於此類詞，因為這才構成多義詞的複雜多變，不易掌握的特質，藉由研究分析方能化繁為

⁵ T表示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斜線前的數字表示冊數，斜線後的數字表示頁碼，英文字母表示欄位。大藏經刊行會編：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年。

簡，整理出系統及規律性。考察《長阿含經》的多義詞為「分別、因緣、莊嚴、柔軟、瞻視、知識、還歸、熾盛」等。例如：

一、莊嚴

⑦千輻相莊嚴，光色靡不具。《長阿含經》T1/5b

⑧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莊嚴其身。T1/12b

⑨王今念我，即自莊嚴駕乘寶車，無數大眾侍從圍遶。《長阿含經》
T1/130b

⑩今阿須倫王念我，我等當速莊嚴，即勅左右備具兵仗。《長阿含經》
T1/143a

例⑦「莊嚴」為「美的、聖潔的」之意，當形容詞。用以讚歎千輻相的殊勝、美麗。例⑧「莊嚴」作動詞「修飾」之義。例⑨至⑩「莊嚴」為「準備」之義，作動詞。經由上面的例證，可以看出「莊嚴」在《長阿含經》中的分布概況。

二、柔軟

⑪菩薩生時，其聲清徹，柔軟和雅，如迦羅頻伽鳥聲。《長阿含經》
T1/6a

⑫世尊知彼女意柔軟和悅。T1/14b

⑬當其柱下敷天帝御座，縱廣一由旬，雜色間廁，以七寶成，其座柔軟，
軟若天衣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31b

此柔軟由例⑬物體上的柔和引申至例⑪聲音上的柔和，及例⑫心性上的調柔。其乃由具體引申至抽象之實例。

三、熾盛

⑭世尊顏貌縱容，威光熾盛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9c

⑮是時，穀米豐賤，人民熾盛。《長阿含經》T1/21b

⑯去海不遠有山，名鬱禪。其山端嚴，樹木繁茂，花果熾盛，眾香芬馥。
《長阿含經》T1/116b

⑰大燒炙地獄中自然有大火坑，火焰熾盛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24c

⑱眾生復有三惡行起：一者非法婬。二者非法貪。三者邪見。此三惡業
展轉熾盛。《長阿含經》T1/41a

⑲時，阿須倫王瞋恚熾盛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43a

「熾盛」原是指火熱猛烈旺盛，如例⑰，後引申至例⑱、⑲人民繁盛、花果茂盛；若用於惡業上，就是例⑱的三惡業猖獗；若用於美善的一面，即是例⑲的威光顯耀；若用於人的情感、慾望強烈，就是例⑲的瞋恚強烈。

以上是幾個多義詞在《長阿含經》中的分布狀況。其它的多義詞因為較複雜，故由下文的考察一併描寫。

叁、多義詞演變發展

本文從《長阿含經》的多義詞之中，選取幾個具代表性的多義詞作一詳盡的分析，並歸結出詞義演變的方式。

一、歷時演變

本文主要考察的範圍是，從東漢佛典至魏晉佛典之間的歷時變化，分為三個時期：東漢、西晉、東晉。由於時間和條件的限制，無法對卷帙浩繁的佛經一一進行考察，故只擇其幾部較具代表性的佛典進行描寫與考察。

(一) 因緣

「因緣」一詞最早出現於《史記·田叔列傳第四十四》：「任安，滎陽人也。少孤貧困，為人將車之長安，留，求事為小吏，未有因緣也。」⁶「因緣」在西漢《史記》中極為少見，僅此一例。其初為一般語，後轉為佛教的重要核心概念，由於具有「佛教語」及「一般語」的雙重身份，因此，必須仔細分辨其中之差異。

1、東漢佛典

①我念世間，貪愛嗜欲，墮生死苦，少能自覺本從十二因緣起。《修行本起經》T3/470b

②佛以神旨，知往古因緣，默然受請。《中本起經》T4/163a

③如是八事，至危難保，八禍當至，非力所制。是故如來以此因緣，勸人布施，安置福田。《佛說興起行經》T4/162b

④是父是子，唯得道者，乃知其原，生死因緣，本從癡起，一切無常，大王受持。《佛說興起行經》T4/153a

⑤世尊金剛之身，作何因緣，為此小木所害乃爾。《佛說興起行經》T4/168c

⁶ 藝文印書館編：《二十五史·2·史記》，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2年），頁1132。

例①、④「因緣」為佛教語。「緣起」的另一譯名：即世間萬象皆由因緣而生起的一定法則。因是主要條件，緣是輔助條件，二者和合即生起一切法，二者分離，法則壞滅。例②、③、⑤意為「原因」。「因緣」在《漢書》可作「依據、憑藉」，例《漢書卷七十七·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》：「孔鄉侯，皇后父；高武侯以三公封，尚有因緣。今無故欲復封商，壞亂制度，逆天人之心，非傅氏之福也。」⁷；亦可作「勾結」，例《漢書·王莽傳第 69 中》：「奸虐之人因緣為利，至略賣人妻子，逆天心，悖人倫。」⁸此皆是「因緣」作一般詞語的例證，然東漢的譯經師則將其涵義轉為佛教的特定術語，十二因緣、生死因緣。此是沿用漢語原有的詞彙形式，但意義內容在其基礎上有所改變，而使得原詞的意義更加深遠，富有哲理性。

本文考察東漢三部佛典：《修行本起經》、《中土起經》、《佛說興起行經》，「因緣」二個義位的使用次數以「原因」為最高，共 61 次；「緣起義」⁹使用 6 次。可見「原因」這一義位當是「因緣」的核心意義，而「緣起義」這一義位尚在萌芽之中，故使用次數不多。

2、西晉佛典

此時期的考察經典為《大樓炭經》、《佛說普曜經》、《生經》。

⑥生天上，便自知宿命，我用何等因緣，得來生此。《大樓炭經》T1/297b

⑦所作有二因緣，為身故及他人。若有起譟者，智慧者不與鬪。若有作是二事，為己身及他人。人謂是為愚癡，用不解於法故。《大樓炭經》T1/300c

第一句「二因緣」與第五句「二事」為互文，因此，「因緣」即「事」。

⑧曉了苦無我，專精觀察法。從因緣合成，轉長勝垢濁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488a

⑨時海龍神，因緣得便，使珠墮海，導師感激。《生經》T3/75c

「因緣」例 ⑥ 謂「原因」，出現 32 次；例 ⑦ 謂「事件」，出現 1 次；例 ⑧ 謂「緣起義」，出現 36 次；例 ⑨ 謂「機會」，出現 1 次。依據統計數據觀之，

⁷ 藝文印書館編：《二十五史·4·漢書》，頁 1261。

⁸ 藝文印書館編：《二十五史·4·漢書》，頁 1592。

⁹ 所謂「緣起義」，指「世間萬象皆由因緣而生起的一定法則」這一意義而言，為簡化故以「緣起義」表示。

此期「因緣」的主要核心用語有二個，一個是「原因」，此乃是承襲東漢的核心用法；另一個是「緣起義」，可以看出此義位已由東漢的萌芽期進展到成熟期，即由邊緣意義發展到主要核心意義。另外，「機會」、「事件」是新義位，後者由「原因」引申而來，「原因」是因，「事件」是果。以結果代原因，導致詞義內容發生變化，但此二個新生義位尚處於「因緣」這一詞位中的邊緣義，不具普遍之義。

3、東晉佛典

本期以《長阿含經》、《大莊嚴論經》為主要考察經典。

⑩如是思住已，知行從癡生。如是因緣者，名為實義因。《長阿含經》
T1/8a

⑪世尊，地動乃爾，是何因緣。佛告阿難，凡世地動，有八因緣。《長阿含經》 T1/15c

⑫一時，世尊在大林中一樹下坐。我時乘天千輻寶車，以少因緣，欲詣毗樓勒天王。《長阿含經》 T1/35b

⑬迦葉復言：「汝頗更有因緣，知無他世耶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有」。迦葉言：「以何緣知？」《長阿含經》 T/44c

⑭彼婆羅門有少因緣，詣彼聚落。到所親家，時其親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。《大莊嚴論經》 T4/258c

⑮弗羯羅衛國有一畫師，名曰羯那。有作因緣詣石室國。《大莊嚴論經》
T4/279a

⑯如來往昔億千劫中修行苦行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。《大莊嚴論經》 T4/298a

⑰以是因緣故，我應隨順行。《大莊嚴論經》 T4/304a

⑱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已默然而住。《大莊嚴論經》 T4/335b

「因緣」有四個義位：（1）「緣起義」：如例 ⑩、⑯，共出現 63 次。（2）「原因」：如例⑪、⑰，出現 131 次。此義位其前常與「何」疑問代名詞或「是」、「此」指示代名詞或數詞連用。（3）「事情」：例⑫、⑭、⑮，出現 16 次。「少因緣」即「少事」，可從例⑮「緣事」得知。婆羅門有一些些事到親友家，而親友正有事出去不在家。（4）「方法」：例⑬，出現 4 次。（5）「方便」：例⑱，出現一次。

此時期主要核心意義仍為「原因」、「緣起義」。「事情」這一義位，使用次數增加，已由邊緣義往核心語靠近的跡象。此外，又新增二個義位：「方法」、「方便」。

為了能更清楚地反映「因緣」的歷時變化，今將上文的數據列表如下：

表 1

經名 次數 義位	東漢			西晉			東晉	
	修行 本起 經	中本 起經	佛說 興起 行經	大樓 炭經	佛說 普曜 經	生經	長阿 含經	大莊 嚴論 經
原因		3	59	26	2	4	86	45
緣起 義	1	4	1	18	13	5	47	16
事情				1			10	6
方法							4	
機會						1		
方便								1

「因緣」從東漢的二個義位增加至魏晉的六個義位，此乃是詞位豐化的現象。其雖有六個義位，但以「原因」、「緣起義」為核心用語，可見「因緣」具有一般用詞及佛典專用詞二類；其它則為非核心用語。

(二) 「分別」

「分別」一詞是當今漢語語言系統的一般詞。看似極其普通的詞語，在漢語中古時期的佛經之中也是個多義詞，其自有義位之間演化發展的過程，形成佛經特有的用法。「分別」最早首見於先秦典籍，如《荀子·王制》：「兩者分別，則賢不肖不雜，是非不亂。」¹⁰句中「分別」謂區別、分辨。考察十三經和先秦諸子，除了《荀子·王制》之外，其餘皆無此詞出現，可知其在當時極為少見。然而，其經歷上古至中古的長期蘊育，有逐漸增多的趨勢。尤其在佛經之中，其又引申出新的意義，如：「曉了」、「解說」、「盡

¹⁰ 荀子著，王忠林註譯：《新譯荀子讀本》，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77年），頁140。

悉」等獨特的用法，而此用法亦不為《漢語大辭典》所收，因此在辨識上增加了困難度。以下擬從東漢而至東晉佛典之間的演變加以闡述。

1、東漢佛典

①菩薩觀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。一一分別，一世十世，百千億萬無數世事。《修行本起經》T3/471c

②佛悉明知來今往古所造行地，其受報處，二力也。佛悉分別天人眾生彼彼異念，三力也。《修行本起經》T3/472a

③若菩薩深入觀，守空三昧向泥洹門，無想三昧向泥洹門，無願三昧向泥洹門。用是故分別久遠已來人，所因緣想中，求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說經。《道行般若經》T8/459a

以上「分別」即「明瞭、瞭解」之意。從例②「佛悉明知」與「佛悉分別」互文中，「明知」即「分別」。「分別」有「明瞭」義，當動詞，其後常接賓語。

④從上頭始，諸所更身，生長老終，形色好醜，賢愚苦樂，一切三界，皆分別知，見人魂神，各自隨行。《修行本起經》T3/471c

⑤譬如摩尼珠悉出其寶，般若波羅蜜悉出其經法分別教授。《道行般若經》T8/466c

例④「分別」謂「盡悉，全部」之意。本句「分別知」可與例②的「悉分別」作比較而確知其義。「分別知」的「知」是動詞，則動詞之前的修飾語通常是副詞，所以「分別」為副詞。再對照例②的「悉分別」，此由前文知「悉分別」與「悉明知」互文，則「分別」即「明知」。由此，則知「分別知」、「悉分別」、「悉明知」同為副詞+動詞的形態，而且動詞詞義亦相同，因此，推知副詞詞義亦相同，「分別」即「悉」。此係因「分別」所安放的位置不同，導致詞性改變，而意義亦隨之改變的例子。例⑤「分別」作「一一，各別」解釋，修飾「教授」，作副詞。

⑥佛言：「隨意所問，今當為汝事事分別。」《中本起經》T4/162b

「分別」為「解說」之意，當動詞。此例亦可在對文中得到確切之義，前一句是他人「所問」，後一句當是佛的「解說」。

「分別」於東漢佛典有四個義位：「明瞭、瞭解」出現 7 次；「盡悉、全部」出現 2 次；「一一，各別」出現 1 次；「解說」出現 1 次。

2、西晉佛典

⑦周旋五趣救濟危厄，分別辯才定意無礙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483b

⑧所說經法，初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竟語亦善。分別其義，微妙見諦。
《生經》T3/79b

⑨各各啓問無極大乘，廣為分別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492a

⑩爾時菩薩為諸童子，一一分別字之一本末。演如是像法門諸音，在於書堂開化訓誨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499a

⑪又吾了是法，致最正覺，乃分別說，及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覺意、八聖道行。《生經》T3/80a

⑫行慈愍哀已度無極，奉行清淨分別喜護，是為真正天中之天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507c

⑬若得學是經典得八大藏。何謂為八？一得意藏，未曾忘捨。二曰所得心藏，無所不解分別經法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537b

「分別：例⑦、⑧謂「明瞭、瞭解」，出現 35 次；例⑨、⑩謂「解說」，出現 10 次；例⑪謂「一一，各別」出現 7 次；例⑫、⑬謂「盡悉、全部」，出現 3 次。但例⑫作副詞修飾其後的動詞「喜護」，例⑬作形容詞修飾其後的名詞「經法」。此期的義位乃延續東漢，大致相當，唯數量增加。

3、東晉佛典

⑭比丘當知我於此法自身作證，布現於彼。講貫經、祇夜經、受記經、偈經、法句經、相應經、本緣經、天本經、廣經、未曾有經、證喻經、大教經。汝等當善受持，稱量分別，隨事修行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6c

⑮又其上人身體相類，形貌同等，不可分別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19a

⑯由彼勝人故，善分別好醜。《大莊嚴論經》T4/316a

⑰業緣作日月，白月十五日。黑月十五日，惡業雖微細。名為黑月初，善業名白月。以業名白月，以業分別故。是故有黑白，諸有福業者。《大莊嚴論經》T4/316a

⑱復作是念，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，我等亦可決定解知。云何可知？又言：「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。」《大莊嚴論經》T4/317a

例⑭、⑰「分別」謂「差異、差別」，當形容詞。例⑱、⑲「分別」謂「區別」，當動詞。例⑳「分別」謂「決定地」，當副詞。句中的「分別知」與「決定解知」相對，由此可知「分別」作「決定」解釋。此三個義位出現在東晉，即知「分別」的義位不斷在繁衍之中，除了這三個新增詞之外，其它的義位大多與前期相同。此期義位的出現次數分別是：「明瞭、瞭解」出現 53 次，「解說」出現 13 次，「一一，各別」出現 10 次，「盡悉，全部」出現 4 次，「差異，差別」出現 7 次，「區別」出現 4 次，「決定」出現 2 次。

今將「分別」各時期出現的義位及次數以表格列出。

表 2

經 名 次 數 義 位	東漢			西晉		東晉	
	修行本 起經	中本起 經	道行般 若經	佛說普 曜經	生經	長阿含 經	大莊嚴 論經
明瞭 了解	2		5	15	20	27	26
解說		1		6	4	10	3
一一 各別			1	2	5	3	7
盡悉 全部	1		1	3		2	2
差別 差異						1	6
區別						1	3
決定 地							2

綜觀「分別」的核心義位首為「明瞭，瞭解」，次為「解說」、「一一，各別」。其中「明瞭，瞭解」的使用次數節節的上升，在每一個朝代之中皆有明顯的增加，終成核心義位。但是，這僅維持在中古的佛經之中，並未進入漢語一般詞彙系統，以至當代「分別」的核心義位改由「區別」替代。此外，其中的二個副詞「一一」、「全部」意義相近，但強調的重點不同，「一一」

是就個體的一個一個而言，而「全部」是就總體而言，二者語言的焦點各有不同，因而將之分為二個義位。

（三）瞻視

「瞻視」是由二個同義單詞組合而成的雙音詞。其最早出現在《論語·堯曰》：「君子正其衣冠、尊其瞻視、儼然，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！」¹¹此「瞻視」指外貌莊重。考察十三經及先秦諸子，唯見此例，其它典籍則未見之。此是先秦使用「瞻視」的大致情形。

「瞻視」一詞在《漢語大辭典》只有二個義位，一是「外觀」，一是「觀看、顧看」。然佛經之中除了沿用「觀看」這個義位之外，另外又引申新義位，如「照顧」、「探望」等義項。

「瞻視」一詞在東漢佛典之中仍不多見，即便到兩晉也是稍為比前期增加一些而已。但其義位由原來的「外表」引申出多個詞義的演變方式，及其獨特的佛經用語現象，仍是值得研究分析。

1、東漢佛典

①有一太子字名慕魄，生有無窮之明，端正妙潔無有雙比。父母奇之供養瞻視，須其長大當為立字。《佛說太子慕魄經》T3/410a

②施而供養，父母知識，臣下毗弟，親屬為以敬之，奴客侍者，瞻視調均，亦以教化。《法鏡經》T12/16b

「瞻視」，例①、例②謂「照顧」，各僅出現1次。

2、西晉佛典東晉

③起於建立精舍講堂，超於瞻視比丘疾病，而給醫藥供養之具。《正法華經》T9/117a

④一一眾生供養是菩薩盡恒邊沙劫，隨其所安飲食、衣服、床臥、醫藥，瞻視恭敬承事。《放光般若經》T8/59c

「瞻視」例③謂「探望」，例④謂「供養瞻待」。

3、東晉佛典

⑤其後眾生便共取粳米食之，其身羸醜，有男女形，互相瞻視。《長阿含經》T/148a

¹¹ 毛子水註譯：《論語今註今譯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6年），頁303。

⑥汝聞跋祈國人宗事沙門，敬持戒者，瞻視護養，未嘗懈倦不？《長阿含經》 T1/11b

⑦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，見其恐懼皆悉驚愕。《大莊嚴論經》 T4/271a

⑧若人臨終喘氣麤出，喉舌乾燥不能下水、言語不了，瞻視不端筋脈斷絕。《大莊嚴論經》 T4/273b

「瞻視」例⑤、⑧為「觀看」意，出現 2 次；例⑥為「供養瞻待」意，出現 1 次，此例與例④類同，皆以恭敬之心供養瞻待「持戒者」及「菩薩」，與悲憐之心看護病人的情況不盡相同，故分別獨立出來；例⑦為「探望」意，出現 2 次。

表 3

經名 次數 義位	東漢		西晉		東晉	
	佛說太子慕魄經	法鏡經	正法華經	放光般若經	大莊嚴論經	長阿含經
照顧	1	1				2
供養瞻待				1		1
觀看					1	1
探望			1		2	1

從表 3 觀之，「瞻視」出現在《長阿含經》中的次數不多，乃至整體看來皆極少數。但其義項仍有一些發展。佛經之中除了沿用「觀看」這個義位之外，另外又引申新義位，如「照顧」、「探望」等義項。因此，從《漢語大辭典》未納入的角度看，即知此是佛經中特有的現象。

(四) 上下

「上下」一詞是由兩個反義詞「上」與「下」組合而成。此詞在《長阿含經》中出現 21 次，其義已由原先二個語素義的相加，指「上面和下面」的方位詞，發展為各自意義融合在新的詞義之中，而不是兩個語素義的簡單相加。

1、東漢佛典

①住空現變，出沒七反，從身出光，五色赫奕，飛從東來，沒佛坐前，四方上下，化現亦爾。《中本起經》T4/152b

②佛便展右足，木槍便從足跌上下入。《佛說興起行經》T4/168c

「上下」，例①為「上面和下面」意，出現 1 次；例②為「附近」。

2、西晉佛經

③其薄祿者，來下悉填滿，十一重天人所居上下悉充滿。《大樓炭經》T1/305a

④迦維羅衛眾人和順，上下相承心念反復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486a

⑤宮中嫖女，共爭尊卑上下之敝，不能相和，各馳捨去。《生經》T3/70b

⑥命終之後，得生天上，天上壽盡，來生人間，如是上下，終而復始。《生經》T3/98c

「上下」，例③為「全部」意，出現 2 次；例④為「地位分的高低」，出現 2 次；例⑤為「才能的高低」，因為前面的「尊卑」是指地位上而言，所以「上下」當另指才華、才能上而言，出現 1 次；例⑥為「輪迴」之意，出現 1 次，此是從句中的上文而決定，一直不斷的上下交替，形成一個循環不已的狀況，此即是佛家所謂輪迴，前生、今生、來生交迭不已。此外另有指「上面和下面」，共出現 9 次。

3、東晉佛經

⑦汝今盡可食，僧跋已竟，佛及眾僧盡皆飲食。時尸穢多 上下觀察而作是念：「今此眾中得無毒所中者，不見諸眾僧皆悉安隱不為毒中，倍增信敬深生歡喜。《大莊嚴論經》T4/332c

⑧太子生地動，大光靡不照。此界及餘界，上下與諸方。《長阿含經》T1/4b

⑨肉髻目紺青，眼上下俱眴。《長阿含經》T1/5c

⑩還復來入灰河獄中，隨波上下，迴覆沈沒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23a

「上下」，例⑦為「前後」，出現 1 次；例⑧為「上面和下面」意，出現 10 次；例⑨為「全部」意，出現 2 次；例⑩為「起伏」意，出現 4 次。還有「地位高低」出現 7 次，「才能高低」出現 1 次。

表 4

次 數 義位	東漢		西晉			東晉	
	中本起 經	佛說興 起行經	大樓炭 經	佛說普 曜經	生經	大莊嚴 論經	長阿含 經
上面和 下面	1	1	2	5	2	3	7
地位 高低				1	1		7
才能 高低					1		1
全部			1	1			2
起伏							4
循環、 輪迴					1		
前後						1	

「上下」共七個義位，其中以「上面和下面」為核心義位。此詞在《長阿含經》中出現 21 次，是上表所列經典中使用次數最多的一部。其義已由原先二個語素義的相加，指「上面和下面」的方位詞，融合為一體，而不是兩個語素義的簡單相加。

(五) 左右

「左右」一詞亦是反義詞，於《長阿含經》中出現共達 43 次。

1、東漢佛典

①三女復言：「仁德至重，諸天所敬，應有供養，故天獻我。我等好潔，年在盛時，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。《修行本起經》T3/470c

②此二人者，願於古佛，待吾道成，侍衛左右。《中本起經》T4/154a

③佛不出家，當作聖王，君四天下，左右侍從，率當端政。今諸弟子類無姿觀，今欲禮娉有道儀容足者，充備僧數。《中本起經》T4/155c

「左右」，例①、②為「身旁」意，出現 2 次；例③為「兩旁、附近」意，出現 1 次。此詞在東漢佛典中出現的機率不高，其義是由「左面和右面」方位詞，引申出「身旁」、「兩旁、附近」二個處所名詞。

2、西晉佛經

- ④左右常擁護，目不見惡穢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535b
- ⑤當此之時壇場左右，莫不雅奇歎未曾有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493b
- ⑥明宮殿諸天子等，住其左右各執華香幡綵幢蓋，夜已向半。《佛說普曜經》T3/505c
- ⑦又斯道路左右七寶欄楯，悉令嚴正。T3/513a
- ⑧莫令意著於內外，莫左右顧視，行時當作是意。《放光般若經》T8/141b
- ⑨若有但書持般若波羅蜜，不諷誦讀亦不守行者，其處譬如道場坐四面左右，中有畜生若人其外若有人非人欲來害者終不能得其便。《放光般若經》T8/46a

「左右」，例④為「侍從」意，出現 1 次；例⑤為「兩旁人」意，出現 1 次；例⑥、⑦為「附近、兩旁」，出現 6 次；例⑧為「左面和右面」，出現 1 次；例⑨為「護衛」意，出現 1 次，從其最後一句觀之，得知是護衛是人，不讓人、非人來相害。「左右」在西晉時期產生四個新詞，雖數量不多，但從中可看出其演變的軌迹。

3、東晉佛經

- ⑩附傭主後日更不與殘食，時左右人問言：「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？」《大莊嚴論經》T4/344b
- ⑪湯藥所不療，醫師捨之去。左右咸稱言，怪哉決定死。《大莊嚴論經》T4/271c
- ⑫柔軟和雅音，所言悅眾心。給侍佛左右，尋白於世尊。《長阿含經》T1/19c
- ⑬唯願聖王於此治政，我等當給使左右，承受所宜。《長阿含經》T1/22a
- ⑭時，善見王自生念言，我今可於是殿左右起多隣園池。《長阿含經》T1/23a
- ⑮時，王即勅左右，使收繫之。《長阿含經》T1/40c

「左右」，例⑩、⑭為「附近、兩旁」，出現 16 次；例⑪為「兩旁的人」，出現 1 次；例⑫、⑬為「身旁」意，出現 13 次；例⑮為「侍從」意，出現 21 次；還有「左面和右面」出現 6 次。

綜觀「左右」一詞，三個主要義位在句子中出現的位置如下：（1）「身旁」通常置於動詞之後充當補語，如「侍衛左右」、「供侍左右」、「給侍佛左右」。（2）「兩旁、附近」為處所名詞，在句中有二種用法：一作形容詞修飾、限定名詞，如「左右侍從」、「左右人」；一作名詞，與代名詞合為偏正詞組作動詞的受語，如「住其左右」。（3）「侍從」為名詞，可作主詞，如「左右常擁護」；亦可作賓語，如「勅左右」。以下將「左右」的歷時演變彙整為表格 11。

表 5

經名 次數 義位	東漢		西晉			東晉	
	修行本起經	中本起經	佛說普曜經	生經	放光般若經	大莊嚴論經	長阿含經
附近、兩旁		1	6			7	9
身邊	1	1	6	2	2	1	12
侍從			1			4	17
右面和左面					1	2	4
護衛					1		
兩旁的人			1			1	

「左右」共 6 個義位，主要核心義位為「附近、兩旁」、「身邊」、「侍從」。

二、詞義演變方式

上文是對「因緣、分別、瞻視、上下、左右」五個多義詞的發展概貌作具體的描寫，主要是就詞義在各歷時期的使用次數及發展作一闡述。詞義描

寫的本身即是一種研究，但並不是全部。在詞義研究中，除了描寫詞義發展的具體事項之外，更應從中理出其來龍去脈，即是將詞義演變的途徑考察清楚。為此，這裏準備為這五個多義詞發展的引申方式作一探究。

一個詞義能夠進入到語言事實，即是成為一個義位，必須經由言語的個例開始。因此，本文不排除只是言語的個例，因為觀察詞義從言語個例到語言事實的過程，有助於掌握、了解詞義演變的方式。此外，詞義的發展總有一個先後次序，所以本文在討論《長阿含經》的五個多義詞時，對其前時期的語料也有所涉及，主要乃是希望將東漢至東晉為止的歷時走向描寫得更為完整、清晰。

《長阿含經》這五個詞義發展的途徑為引申。引申是指基於聯想作用，由甲詞義發展為乙詞義，二個詞義之間必然有某種內在關係，或二者存在共同義素，或二者具有某種邏輯關係，或二者具有某種相似特質而存在類比關係。下面分別就這五個複音詞的引申方式來討論。

（一）因緣

根據上文的考察，「因緣」在佛典中具有六個義位：「原因」、「佛教語」、「事情」、「方法」、「機會」、「方便」。

「因」有「憑藉、依靠」義，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「為高必因丘陵，為下必因川澤。」¹²至西漢引申為「原因」，例《史記·鄒陽列傳第二十三》：「故無因至前，雖出隨侯之珠，夜光之璧，猶結怨而不見德。」¹³「緣」也有「憑藉、依靠」義，如《荀子·正名》：「徵知則緣耳而知聲也，緣目而知形可也。」¹⁴至西漢時也引申為「原因」，例：桓寬《鹽鐵論·刑德》：「故輕之為重，淺之為深，有緣而然。」¹⁵可知二者有相同的義位，大約在東漢之際結合為「因緣」複合詞。所以，「因緣」是同義聯合雙音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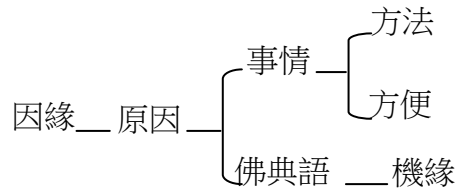
以是之故，「因緣」合併後的最初詞義應是「原因」。再由此發展出許多意義和用法，其演變的過程和環節如圖：

¹² 國立編譯館主編：《十三經注疏·卷 20·孟子注疏》，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1 年），頁 301。

¹³ 藝文印書館編：《二十五史·2·史記》，頁 1000。

¹⁴ 荀子著，王忠林註譯：《新譯荀子讀本》，頁 331。

¹⁵ 桓寬著，盧烈紅註譯：《新譯鹽鐵論》，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5 年），頁 697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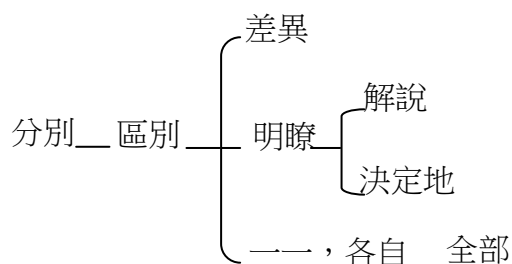
「原因」與「事情」之間的內在聯繫是一種邏輯關係，由因推演到果，從事之原因引申到已發生之事情；再由「事情」發展出「方法」、「方便」，為了使紛繁萬端的事情，獲得迅速妥善的安排，就必須採用正確「方便」的「方法」。這之間是一種邏輯推理—目的關係。

「原因」與「佛教語」之間是一種泛稱和特稱的關係，係由一般詞語轉為佛教術語。「原因」原泛指事物之因，但佛經中將「原因」的意義更加深化為一種特稱，「天地萬物之所以存在，乃是因與緣和合而生」的法則；又於此宗教術語產生出「機緣」，意指機會緣分。

(二) 分別

依據上文之考察，「分別」在佛典中有七個義位：「明瞭，了解」、「解說」、「一一，各別」、「盡悉、全部」、「差別，差異」、「區別」、「決定地」。

「分」與「別」皆有「區別」這一義位。如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為夫子。」¹⁶《書·畢命》：「旌別淑慝。」孔傳：「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。」¹⁷此二單音詞在結合為「分別」後，最初之義即作「區別」解釋，考察先秦典籍，《荀子》出現 3 次，《呂氏春秋》出現 1 次，皆當「區別」之義。足見「分別」一詞，最初的義位是「區別」，往後由此引申出許多意義，其演變過程如圖：



「區別」與「差異」之間是因果邏輯關係，因為有區別才有差異的產生。「區別」與「明瞭」之間是目的邏輯關係，區別各種事物是為了明瞭其特徵；「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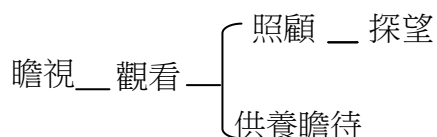
¹⁶ 毛子水註譯：《論語今註今譯》，頁 283。

¹⁷ 國立編譯館主編：《十三經注疏·卷 2·尚書正義》，頁 770。

瞭」與「解說」、「決定地」皆是條件邏輯關係，唯有對事物的明瞭，方能正確解說；唯有明瞭之後，方能作決定。「區別」與「一一，各自」是主體與對象的關係，因主體的區別，方對客體一一的作區分。「一一，各自」與「全部」是部分與整體的引申，將事物一個一個的加總，即等於全部。

(三) 瞻視

「瞻」、「視」皆有「看」的意思，因此結合後的雙音詞，仍是具有「觀看」之意，此是形成之初的原始意義。「瞻視」於佛典中的義位有六個：「觀看」、「照顧」、「供養瞻待」、「探望」。其演變過程如圖：



由「瞻視」的「觀看」義又引申出許多意義來。首先，從義素來說：「照顧」、「供養瞻待」本身皆隱含著「看」的意義。二者的義素分析如下：

(1) 照顧：關愛+看視+某人、事、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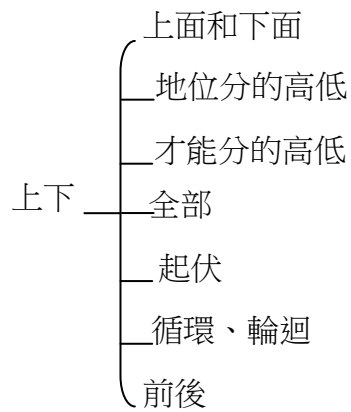
(2) 供養瞻待：以恭敬心+捧持物品+看視+某人

由以上分析，可知此二義位都有「看視」這一義素。再由「照顧」的寬泛之義，引申出相關且狹義的一個義位：「探望」。或者說，「照顧」是上位義，「探望」是下位義，因上下位而引申出詞義。

(四) 上下

「上下」是由兩個意義相反的語素並列而成，起初是由「上」和「下」兩個詞組連用，其後漸漸結合成一雙音詞，結合後的雙音詞即代表一個整體，不再是對立的局面。此正顯示出一切事物對立及統一的兩個屬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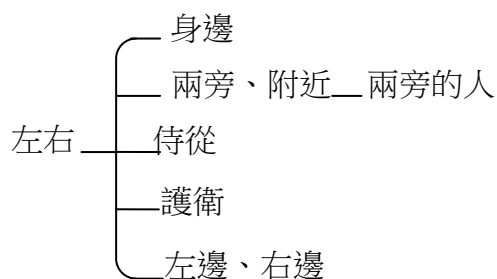
「上下」結合之初的詞義與兩個語素的意義一致，即作「上面和下面」之義。即便如此，仍可視為雙音詞，因為這是詞化演變的必然過程。二個單音詞在合為雙音詞時，最先出現的詞義會與語素義相似，而後才慢慢發展到與語素之義相去甚遠。這是詞義發展的漸變現象，也是詞化由淺向深的一個過程。「上下」的義位共有七個：「上面和下面」、「地位分的高低」、「才能分的高低」、「全部」、「起伏」、「循環、輪迴」、「前後」。其演變過程如圖所示。



與前面舉的「因緣」、「分別」、「瞻視」很不相同，「上下」的詞義演變由其中心向四周播散呈幅射型。此七個義位均含有「上下」這個義素。「上下」用於地位、才能上就形成高低之分。上下左右四方形形成一個整全，也就有「全部」之義。海水上下擺動，因而引申「起伏」，此亦是取其形貌相似而成的。一上一下不斷的流轉著，引申為「循環、輪迴」。「上下」用於方位上，因而有了「前後」。

(五) 左右

「左右」是由兩個意義相反之詞而成的反義詞。此詞的使用及發展均很早，遠在先秦典籍之中即出現，如「左右」的三個義位「附近、兩旁」、「身「邊」、「侍從」皆可於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中發現。其演變過程如下：



「左右」用於方位，引申出「身邊」、「兩旁、附近」、「左邊、右邊」三個雙音詞。而此三個義位與「左右」同屬方位語義場。「左右」與「侍從」、「護衛」關係密切，皆是圍繞左右的人或保護動作。「左右」從方位詞引申到名詞「侍從」，是從無生命方位詞轉變為有生命的人類，語義場隨之而變；「左右」從方位詞引申到動詞「護衛」，不僅詞性改變，語義場也改變，此

二者謂之轉移。「兩旁、附近」方位詞引申出「兩旁的人」，此是借方位處所指代人。

以上是《長阿含經》五個多義詞詞義演變的方式，總結歸納有六個特點：

1、由一般詞語向專業性術語，因含義深化而逐漸固定為佛教術語，於是就一分為二。如「因緣」由「原因」引申為「佛典用語」。

2、推尋引申，兩個詞義具有某種邏輯關係，如因果、目的，通過推尋而使引申實現。

3、主體向客體，所謂主體是指詞義中隱含著主體的作用，如「分別」，由主體的「分別」引申到對象上的詞義，「一一」是代指每一個對象。

4、部分與整體，如「一一」與「全部」，「一一」是指事物一個一個的單獨現象，由此引申至全體「全部」。

5、上位與下位，上位即是「種」概念，下位即是「類」概念，往往詞義的引申就是上位與下位互換，如「照顧」一詞分化為下位「養育」、「看護」。此是由寬泛的含義朝向更精準的詞義演化。

6、借方位處所指代人，如以「兩旁、附近」方位詞來指代「兩旁的人」。

肆、結論

本文從《長阿含經》的多義詞之中，選取幾個具代表性的多義詞作一詳盡的分析，並歸結出詞義演變的方式。「因緣」共六個義位，但以「原因」、「緣起義」為核心用語，可見「因緣」具有一般用詞及佛典專用詞二類。「分別」共七個義位，以「明瞭，瞭解」為主要核心義位，次為「解說」、「一一，各別」。「瞻視」共六個義位，佛經之中除了沿用「觀看」這個義位之外，另外又引申新義位，如「照顧」、「看護」等佛經獨有的義項。「上下」共七個義位，其中以「上面和下面」為核心義位。「左右」共 6 個義位，主要核心義位為「附近、兩旁」、「身邊」、「侍從」。接著對這五個多義詞的引申過程作具體描寫。最後，總結歸納多義詞引申之六個特點：一、由一般詞語向專業性術語轉化。二、推尋引申，兩個詞義具有某種邏輯關係。三、由主體向客體轉化。四、部分與整體之間互轉化。五、由上位概念向下位概念轉化。六、借方位處所指代人。

參考書目

一、古代文獻

大藏經刊行會編：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83年。

二、專書

王力：《漢語史稿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出版發行，2008年。

朱德熙：《語法講義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出版，2008年。

朱慶之：《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印行，1992年。

向熹：《簡明漢語史》上冊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，1993年。

李維琦：《佛經詞語匯釋》，長沙：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
竺家寧：《佛經語言初探》，台北：橡樹林文化出版，2005年。

周荐：《漢語詞匯結構論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4年。

張志毅，張慶雲：《詞匯語義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。

葛本儀：《漢語詞匯學》，濟南：山東大學，2003年。

趙克勤：《古代漢語詞彙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。

蔣紹愚：《古漢語詞匯綱要》，北京：商務書館，2005年。

四、期刊論文

張莉娜：〈從幾個常用詞演變淺析詞匯和詞義的發展〉，四川大學學報 2004年增刊。